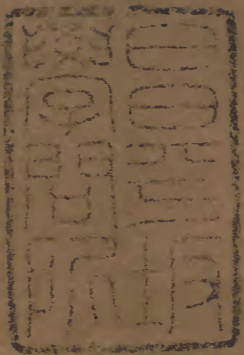


讀史漫錄

七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4
冊數	6(3)
函號	297 16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讀史漫錄卷之七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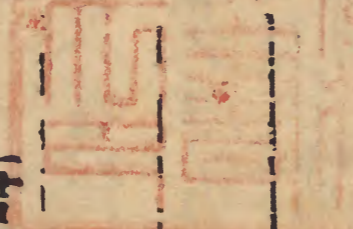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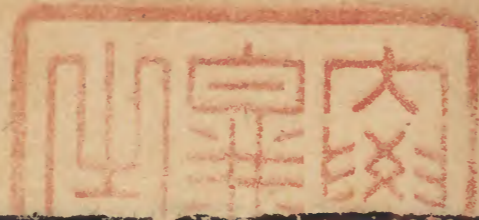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唐高祖至玄宗

唐高祖起兵先詐為勅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於是人情洶洶莫不思亂此伍被教淮南之謀也又高祖起兵時突厥入寇晉陽部將戰



死城中洵懼乃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
從他道入如援兵狀突厥疑之留二日而去此
董卓入洛陽之計也古人識見畧同或求古人
已試之畧徃徃可以集事此其驗也唐祖稱臣
突厥不為資其士馬也蓋恐劉武周引之乘虛
入晉陽故以此縻之得從容入關無內顧耳方
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其善者止市其半
將上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虜饒馬而貪
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也及命劉文静請

兵突厥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
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
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
其舉措突厥固在股掌上矣豈如石晉所為然
至於稱臣則不可也

唐初諸雄惟李密大有識畧其所驅策皆一時
豪傑如單雄信程知節徐世勣秦叔寶之流勇
冠三軍而房玄齡魏徵之流為之居中謀畫又
其行軍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

負雪霜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固一世之雄而不能成功者其計畫失也方楊玄感之反密為之畫三策而玄感用其下以敗密三策以為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大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欲令長驅入薊絕其歸路此為上策其次欲令鼓行西入直取長安號召天下此為中策其下策乃襲東都耳玄感不從故亡不旋踵密之識畧如此使其得自用之大下可取也及其自為則又不能遠出玄感之

上何也密西據洛口東據黎陽以絕隋之咽喉固未為失筭也然上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能從徐洪客之策東襲江都而徘徊洛城與世克爭一旦之命使唐公得以其間入關據圖而密事去矣豈其所用者亦下策邪玄感先從密則隋不至江都密後從孝和則唐不入關始之為人謀何其明而自畫又何踈也無乃瞬息之間形移勢敗有不能自由者邪唐太宗之世隋氏舊臣罔不登用如蕭瑀陳叔

言史記卷之七
達帝王之後人聖所歸用之是也至於宇文士
及封德彝躬為大逆裴矩逢君之惡以亡其國
此而不誅固已失刑矣又委以輔弼置在左右
使貞臣直士與之比肩不亦羞朝廷辱當世之
士邪煬帝之亡固所自致而封德彝裴矩阿縈
之罪尤不可逭及江都之役化及使德彝數煬
帝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
士人有如此大逆而太宗猶大用之是以逆訓
天下也不聞丁公故事耶

唐兵之起也諸將勸以擁立代王高祖曰此如
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及有相國九
錫之命又曰此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常非
笑又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
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
禪也觀此數語真帝王之言自漢高以來無此
器度太宗不及也惜其時佐命諸臣無王佐之
才為之夾輔故所以處此者未善耳誠知夏商
之末不可以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書聲罪致

討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亦有不忍邪要之取天下者亦因民之耳目夏商之末固不可同於唐虞而隋之末亦不可同於秦世何也六國之後天下習於縱橫故漢以六國之衆伐秦六朝之末天下習於禪代故唐以晉陽之甲入輔不然則民之耳目未可愚也然亦難以比德於商周矣

隋末群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主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牙白江都而北竇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雁門梁師都據朔方羅藝據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江都林士弘據豫章蕭銑據江陵朱粲據襄陽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大小不同然天下無慮數十大抵皆有伯圖無隙地矣然惟唐得之者以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群雄之中李密竇建德蕭銑為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故疆方之昭烈未為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為人望所

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為正至如建
德真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
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
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即有成不過畫江而守
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才據形勝之地
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
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曰已獲密矣士卒
皆呼萬歲密衆遂潰此亦一奇也

李密之降唐也唐以為光祿卿有司供待謀薄
朝廷又多輕之密遂怨望而去予謂高祖之處
密不如漢之待黥布矣然事亦有不同者何也
密非布比也布於楚漢投足勢移漢方藉以滅
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
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
心而後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有以矣彼李密
者唐豈不知其叛哉以為樊籠之物任其去來
不出吾手耳

李密能得士心如徐世勳王伯當賈閏甫輩皆忠於所事可謂難矣第其謀畫亦未有過人者密已入長安伯當亦仕朝廷見密受辱勸之出奔密已出長安朝廷降勅招之閏甫即勸之還朝此二人者皆非也密已入長安勢不可復出則死密已出長安勢不可復入入則死而二人之畫如此徘徊死生之際決策無人安得不敗邪

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兵自稱大乘

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改元法輪後為高開道所并此可作一咲沙門為帝尼姑為后當令何人作太子也

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化及弒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禽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

身為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於建
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
無所取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
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其施為規
畧亦豈出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
也嘗以為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即
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封德彝之降也高祖以其諂巧不忠深誚責之
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侍
郎甚哉高祖之暗也即已知其諂巧矣則所謂
秘策者無論何事皆其諂巧之實而忽為悅之
何其無特操也使遇漢祖直烹之身安所効其
秘策邪

王莽之篡漢也劉歆為之著符命王世充之篡
隋也孔穎達為之草禪儀二子皆名儒也為利
害所惑以至甘心從亂故孔子之許由求惟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以升堂高弟所許僅如此
臨大節而不奪亦士之所難矣經術之士必如

利害

言史記卷之八十一
二子則秦人焚書恨未盡也悲夫

竇建德行事煞有過人處試舉一二如滑州刺史王軌為其奴所殺携首詣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亦皆望風降附光武之侯寵奴不及是也李世勣以其父被虜不得已降建德已而歸唐群臣請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項羽之烹陵母不及是也第無論其成敗英雄識偉度迥出群雄矣

成敗興亡之機有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貴智也秦王圍王世充而竇建德救之合兵數十萬水陸並進其勢盛矣蕭瑀屈突通等皆以為世克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不如退保新安以乘其弊諸將皆以為然惟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惟乏糧食為我所持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

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
偃兵無日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
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
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
秦王從之已而建德世克一舉而敗秦王振旅
長安面縛二主功名之盛振古所無皆薛收一
言之力也當時謀臣猛將布列如雲而成敗之
機決於書生一言故知天下有識之士與披堅
執銳者功相萬也雖然竒謀深識何處不有顧
用否何如耳建德迫於虎牢兵不得進其妻曹
氏勸令乘唐之虛自滏口北進以取汾晉又因
突厥西抄關中唐必旋師自救洛陽之圍何憂
不解建德不能從而敗此孫子救趙之策建德
能用之未必無救於世克之亡而可以成建德
之業不惟免於敗而已秦王能用一書生之言
而二國為禽建德不能用一婦人之言而一敗
塗地謀之所係大也

唐初諸臣以房杜為冠冕今觀杜如晦一事於

君子之道有未純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於大臣之風何如也以此佐太宗能使禁門蹀血不見於武德時邪故中山之相必取放麀良有以矣

唐祖開國自入關之後西克薛舉北平武周東并鄭夏皆秦王之功也至於江南數州荆楚交廣則蕭銑所據江淮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下居半也然皆李靖所平靖先從巴蜀平銑南定交廣及杜伏威入朝而輔公祐及其地靖又往平之故自大江以南巴蜀荆楚吳越交廣皆靖所撫定也當時諸將如尉遲叔寶知節世勳皆從太宗征戰策敵制勝決於太宗諸將稟成

而已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初則
淮陰侯之已事也直難易差不同耳

蕭銑仁君也方江陵受圍謂其群下曰天不祚
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受患柰何
以我一人之故使百姓陷於塗炭即下令開門
出降帥群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
罪願無殺掠予讀其事悲之假使守承平之業
足為令主力屈勢窮以至於敗猶有仁者之言
唐祖不能優禮而殺之都市誠何心哉

馮氏世掌交州歷事梁陳隋唐忠貞不二皆洗
夫人主之也夫人之子馮盎繼掌州事值唐初
興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力及遠公所領二
十州地廣於趙佗宜自王南越盎曰吾家居此
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
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以
嶺南內附夫有尉佗之勢而不為王越之謀此
盎之忠且智也然亦可以見唐之威德過於漢
初矣

唐太宗以建成之釁父子之間頗不相中史臣
承望風旨一切愚暗可咲之事皆歸之高祖其
父子君臣不明大義如此姑舉一二事如云劉
黑闥重反隱太子討平之高祖將使唐儉往盡
殺其黨以空山東男女十五以上皆坑之小弱
及嬪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惟德動
天惟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蚕綿之鄉今
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恐以殺不能止亂非
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又云或說上曰突厥屢
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
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從之令行視樊
鄧之間將徙都焉建城元吉皆贊成其策太宗
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光宅
中夏柰何以胡寇擾亂遽遷都以避之為百世
咲乎願假臣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關
下高祖乃止史臣記此二事以高祖為何如主
裁徒欲歸美太宗不暇為高祖地如果有此則
高祖乃一愚樸無知之人耳即以之守成尚不

可保况能以一旅之師平定天下邪高祖之才雖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宗之上未可以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善則歸己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藉如此綱常掃地盡矣而欲貽謨後世比三代之隆其可得乎建成之死非太宗殺之也高祖殺之也何也唐之天下太宗所取也建成元吉雖統兵畧地不為無功比之太宗何啻霄壤且太宗之為人高

祖所知也其父之不容何有於兄弟然則建成之不終不待智者而策矣高祖誠欲全之封之大國奪之兵權可也建成誠欲自全力辭潛邸退就藩維可也而高祖不思居然以太宗百戰之士付之建成使太宗負不賞之功處危疑之地非事理矣夫太宗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以予其兄則誠賢也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而自處於必死之地邪非人情矣故曰高祖殺之也然則太宗是邪曰是何言與逼父殺兄以有天

下煬帝之後亡者邪

語曰伐國不問仁人當太宗將殺建成府朝官僚腹心如房杜長孫瓜牙如秦程尉遲皆日夜從吏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世勣世勣辭然太宗不重諸公而重此兩人非其良心亦有不泯者邪夫天性之愛人之所不能泯也直為利害所迫至於滅絕天理而其心未嘗不有知也當此之時以事勢動之雖投其欲事定而疑者有焉以情義動之雖拂其志事定而思者有焉然則英衛二公何以不諫曰不可諫也勢已成矣諫而止之使太宗就死地二公亦不為也

司馬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謂非也煬帝好諛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矩以諫佞之邪正不同而趣世取寵其佞一也嗟夫論人者當求其心耳頡頏世資陰陽人主與俱上下即批鱗折檻之直可勉為也不亦沈屈原之魄而結萋弘之舌邪

夫賞慶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賞有罪必刑然功而有罪則有議功之典貴而有罪則有議貴之法未有曲為遷就以賞為辱者也漢文帝之愧張武唐太宗之愧長孫順德失刑賞矣張武誠故舊有功也以功議之順德誠貴而親也以親議之法雖不行而愧在其中矣柰何以賞辱之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匪頒之典人臣之至榮也而令以為辱則人主所以榮辱天下之具無乃濇乎夫天下之頑鈍無恥至於大辟禁之猶不能止今詈以禽獸而槩不之殺則事有大於受賂者亦將甘心於禽獸而免刀鋸之刑矣人主將何以操天下之命邪太宗他日曰人主即出一言何可容易此言易也

唐初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多不法及徵入朝長史李道玄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竊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

言身以金 卷之一
吏而叛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不識字之害至
於殺身草書之禍至於殺人皆可笑也然君廓
武人不惟不識字亦大不解事豈有道玄欲告
其罪而附書於已者後已不識字世間豈更無
識草書者何不令其一辨而枉送死邪

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荒高祖
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
帶刀宿衛舉國為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
之兵威能制其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
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
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禡之突利遂降中國
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
高之勢不弱於唐初然而桀驁於彼臣伏於此
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
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裴寂劉文靜才畧雖有高下然首創大謀以啓
唐室則皆一代元勳乃不得與於凌烟之列何
也寂本高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文靜本太宗所

厚而高祖忌之故文靜竄於武德之末而寂逐於貞觀之初嗟夫亦太甚矣太宗逐寂以為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為失政也受禪之初即為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為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邪以此而行仁義令萬世之後皆目不知書而後可耳

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為孰與仲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

亦喜世之論者未有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為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撲倨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乃是曲為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幸而彌縫不至於敗故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藹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

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
薄乎若高祖之對上皇猶嬰兒在膝前語也此
為真矣故吾以兩未央之辭高祖為厚太宗為
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夷狄中徃徃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破吐谷渾而
薛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
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
知以為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
善之而止此即日磾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
之風矣

唐太宗臣服四夷胡越一家四夷酋長半入環
衛升遐之日皆痛哭翦髮塗面割耳流血洒地
那史苾契之流至欲殺身殉葬朝廷遣使敦諭
乃止山陵畢日蠻夷君長為所禽服者十四人
琢石為儀列于址司馬門內威德之盛上古帝
王所未有也

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

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大臣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為力若於用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為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此於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為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

太宗子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以為類已欲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諫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高宗即位無忌以恪名望素高為輿情所向欲因事誅之以絕衆望會房遺愛謀逆引恪同謀遂與荆王元景同賜自盡此無忌之謀也高陽公主宣淫敗紀與夫兄爭財互相結納遺愛夫婦自應誅薛萬徹柴令武皆與遺愛同謀欲奉荆王元景此其於法均不可宥然出夫兄遺直之訐其情未必可信議親議功

之典猶當有三宥焉至於吳王恪者與此絕無
相涉而誘遺愛引之并致重典不亦冤邪無忌
以元勳國戚受遺輔政正當平心順理以遏亂
萌而於嗣君即位之初即殺一叔一兄二同產
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弟豈有綱紀哉無
忌之除恪固為身謀亦為高宗地也若以帝為
已甥可以常保富貴矣武氏之播釁流竄族誅
豈伊異人乃其甥也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
弄威權戕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而敗

山豈恪之得請於帝邪無忌之得罪宗廟不待
武氏矣

武氏之立雖由李義府許敬宗發端其實成於
無忌決於李勣也方高宗有廢立之志與武氏
幸無忌第酣飲極歡復載金寶錦帛十車以賜
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風無忌無忌對
以他語竟未順旨及聞敬宗之勸厲色叱之使
其能守此志始終不渝事未可知也及韓瑗來
濟遂良涕泣極諫叩頭流血當此之時無忌竟

無一語則已拱手而受成矣他日李勣入見上
問之曰朕欲立武氏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勣之罪不容誅矣
然使無忌能守素心一助諸臣力諫高宗之悔
沮必有甚於憚遂良者柰何以身家之念忘社
稷之圖自以為無患子孫可保也豈知武乃憾
其不助復為敬宗所搆不保其身至於李勣者
不忍負李密而忍於負太宗吾不知其何如人
矣與義府敬宗同服上刑可也

漢惠帝時城長安作十日而畢唐高宗時雇雍
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何其省
且速也

高宗寵蕭淑妃王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
而泣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間蕭妃之寵也
武氏得志反譖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為
間蕭妃者乃自為殺身地耳此為可愚婦之戒
也

唐鄂公尉遲恭晚歲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
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宋韓蘄王世
忠謝事家居常乘驢遊西湖上二君可謂善保
功名者矣

嗟夫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聖人之言豈不深哉
長孫無忌元勳元舅也而誣以大逆謫死褚遂
良顧命大臣也而死於謫所柳真韓瑗卿相大
臣也而刑于謫所皆為一武氏耳武氏之惡而
以許敬宗為之羽翼故諸賢之及於禍其慘如

此小人之使為國家可以為寒心哉此時保全
爵位惟有世勳一人作何顏面而不愧死彼遂
良等死自其分爾無忌觀望首鼠坐受其成特
以不肯力助亦不免於死則何如與遂良同諫
猶有令名耶來濟出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赴
敵而死亦知不免爾

唐高宗席文皇之餘烈物力雄鉅一時將相大
臣四夷降將如裴行儉劉仁軌蘇定方契苾何
力之流皆負絕人之材故能鞭撻四夷廓地萬

言身海金
卷之七
里東則平百濟定新羅伸威高麗立安東都護
府於平壤西則平突厥十姓招大食波斯十六
國立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北則置瀚海都護於
回紇以統磧北州府置雲中都護府於雲中以
統磧南州府幅員之廣幾於混一自五帝初制
以來未始有也雖其已成之業雄才大畧亦可
以謂能守堂構者矣制於一嬖幾至亡國女戎
固難御哉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廷遣劉
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敕仁軌率之以還仁
軌以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
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
幾不免禍今日惟知奉勅豈敢擅有所為仁軌
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
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之此即趙充國
遣开豪之意也人臣為國大計不計私圖若此
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不耳豈暇
為國謀哉

天下之亂有將成未成之機欲制其萌惟當俟
間而動不可輕有所試以發其機發而不可制
則權首將受其咎而大亂遂成上官儀之謀廢
武后是也高宗以武后專恣不勝其忿密召上
官儀與議儀即勸上廢之左右奔告於后后遽
請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蓋縮不忍恐其怨
怒因詔之曰我初無是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
使許敬宗誣奏儀等與故太子忠謀反因族儀
等并殺太子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而高宗

遂為所制矣范睢入秦三見秦王先言外事以
防竊聽而後言穰侯太后之專誠以人主孤立
難於微言故也豈有立談之間即為草詔而不
防左右之聽者終而不廢以國隨之故有以也
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
則害成此不但不密抑妄發矣

高宗東封泰山從駕文武器仗數百里不絕列
營置幕彌亘原野四夷君長各帥其屬扈從穹
廬毛毳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此唐宗極盛時也

漢武東封後四夷君長大都多人則過以覽示
漢家富盛人主侈心豪舉簸蕩世界數千年中
如此景象不過一二盛衰之故亦足以觀矣
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閉守成之主恭已節約
輕刑薄斂以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宋之藝祖太宗於時春也物力既盛
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享熙洽之庥於是
務為張皇豫大以明太平於是封禪禱祠土木
征伐之役窮奢極欲盡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
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於時夏
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訕乃始補苴衰益制節謹
度以名法尅桷收拾煨燼漸近斂藏如漢之宣
帝唐之憲宗於時秋也浩蕩之後骨髓既空剋
桷之餘元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訕朝
有好利之政人無樂生之心如漢唐之末於時
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氣默移密運而人事之
得失從之至於斡旋化機消息氣運在聖賢豪
傑必有參贊之機而天運亦有可回者矣

高宗東封行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為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為能其言甚正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宰相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為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嘗謂善為國家者固當惜財節用然亦有大體後世營利之臣筭及刀錐而不顧國家之體如賣馬糞之類者亦不知其幾也

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遂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退可見文武大臣立功絕域為敵人所服者慎

不可輕為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係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剋桟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徃徃折長城於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為短氣

光宅元年路元睿為廣州都督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袖劔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此可為邊吏侵牟之戒中國之御夷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時吏士侵漁上不能禁使其積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損多矣

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故太子賢誣以大逆及中宗即位實與廢立之謀至勒兵入宮過亭下毀武后之勢不可嚮邇炎有力焉武后欲追王其祖炎乃力諫以呂氏為比敵業兵起又勸返政睿宗遂為武后所殺何前佞而后忠也豈見中宗之昏真以為可廢而欲以霍光自處耶抑不知武曌覆國之謀而以為可制耶立廟之議

炎曰事當防微杜漸此言是也殺一太子廢一
帝如反覆手此猶不足防且杜耶與其使睿宗
親政於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
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
垂拱中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蹇味
道曰此太后處分執政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
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貶味道而遷禕之君臣同
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此可以為後世
柄臣戒矣在禮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
也後世柄事之臣以德自任以怨歸君遞相沿
習遂為成套使人主覺之其不為味道之謫者
幾希矣

武后以徐敬業之亂欲開告密之門周知外事
魚保宗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太后
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
車弓弩殺傷官軍遂代誅然告密之令自是盛
行而來周索侯之徒用事矣保宗以一言啟武
后殺機禍及海內而先事受誅曾不旋踵天道

好旋不俟終日慘覈之徒可以寒心矣

索元禮來俊臣設為訊囚酷法至於泥耳籠頭
枷研楔轂楣膺籤爪懸髮薰耳其名有定百爪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又有鳳凰
展翅驢駒拔櫪仙人敲果玉女登梯等名古有
炮烙之刑不及是也此時殺人如麻流血成澤
公卿大臣朝不保夕陳正字子昂屢疏切諫疏
並千言武后雖不肯聽亦無以罪也子昂當武
后之朝數有獻替詞婉意切以則天之霄多所

容納魏徵之後一人而已使其得至大佐處狄
公之權必有轉旋乾坤之功可謂有唐一代人
豪矣感遇諸詩英風正氣溢於辭表非雕章繪
句者所能得其萬一

武后所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後又得侯思正
王弘義二人皆市井無賴以告密拔擢立至通
顯所夷戮誅滅備極慘毒後古所未聞也而司
法之官乃有徐有功執法平反不阿上旨前後
全活數十百家武后雖好殺知其正直敬憚之

時論有方之張釋之者潘好禮曰釋之所行甚
易公所行甚難此確論也其時司刑丞季日知
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不可往
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
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若日知者不獨司法之平
亦可為大臣任事者之戒矣

侯思正賣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
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
能觸邪耳武后悅其言即以為御史此何等世
界也如思正者雄虺雕虎殺人吮血比於觸邪
之獸不亦左乎

武后之霍即石虎苻生不如是也無論宗室大
臣駢首就戮即自殺子孫如刈草菅佛家所謂
宿世孽也許王素節徵詣行在道聞遭喪哭者
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素節與澤王上金皆
高宗子也為武氏所殺及其諸子而故太子賢
乃武氏所生既已先受屠戮又鞭殺其二子而

唐之宗室幾無噍類矣天地何心鍾此不仁之氣使之毒痛天下如此

傳遊稅請武后革命遂拜宰相暮年之中歷衣青綠緋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不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以潛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月而竄豈武墨雄黠亦有斬丁公之意邪抑志得而誅也

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宿衛太后嘗出金寶選宿衛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后善而從之此即金日磾不受頽命之意也夷狄之豪不惟忠勇過人且有識畧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多矣

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各數千家已而皆為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於禍何武墨之誅賞違其所好如此蓋天

道也士君子行已當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
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全民命陰隲弘多即
於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殺人以媚人如
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武后操誅賞之柄以籠絡天下故嘗有不測之
恩威鼓舞一世所嘗親信一不稱職輒加刑戮
不少顧惜至乃危言切諫或以誹謗上聞往往
優容終無所問故能駕御一世莫敢誰何當時
英賢亦樂為之用使在丈夫漢武之流也

李昭德非正人也然其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
仁傑下世未之察爾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
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
宰相岑長倩輔格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
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昭德典杖昭德引示朝臣
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因言
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
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姪為
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

詩史通鑑 卷之七
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
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
之於父子猶有慕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
主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
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於是承嗣攸寧並罷政
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以至反正昭
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后将衰之日昭德之
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同何啻倍蓰世
徒知稱仁傑而不及昭德豈以其人地之不同
耶抑仁傑收其成功為人所睹記也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
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
樂氏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
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
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寤乃召仁傑問其
情實具得俊臣之詐於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
之功與外黃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而史

不著其名及後所成就殊可惜也然此而不為其父訟寃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有未當者視本朝鄧氏兒十二歲上書訟父者似不及矣武后屠戮朝臣如刈草菅所誅宗室數百人大臣數百家一有株連動至赤族而禁天下屠宰及捕魚蝦何其不仁於人而仁於物也豈佛氏之教禁宰牲而不禁殺人邪

突厥默啜作亂武后以僧懷義為大將以李昭德蘇味道為長史司馬以僧為將而以宰相為叅佐此何典也昭德極諫默定唐室其動節氣魄豈一時所及及與懷義論事為其所撻惶懼請罪能抗武后而不敢迂懷義何也史稱昭德恃太后委遇頗顯權使氣人多疾之後為丘悒所論至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為太后所逐以此知昭德乃機警雄黠之士徒恃武后之寵敢以進言宜其不敢與懷義迂也

太后時箕州刺史劉思禮以相士張景藏稱其

高宗紀卷之二十一 唐紀八十五 五

當貴遂陰結朝士謀為不軌為吉頊所告太后使武懿宗推之風令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引平章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同時族誅武后羅織之慘以此為常而禍端所起由思禮信相人之術以至此也巫卜之流禍能赤人族如此在治世也誠不能覺彼當昏霍之朝可不以為戒哉

神功元年用突厥默啜為可汗默啜來六州降戶並穀種繒帛農器鐵宰相李嶠以為不可姚疇楊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十萬以與默啜並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百段農器三千鐵四萬斤而默啜從此益彊矣謀國若此不亦險哉

石車騎之禍起於綠珠喬左司之族階於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武后時有朱前路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

百即拜拾遺他日又言臣夢陛下髮白再玄齒
落更生即遷駕部郎中他日又言聞嵩山呼萬
歲即賜緋魚袋一時士類無不見戲至於如此
以武曌之黠豈不洞其欺罔而甘心為所給弄
好諛之弊也

武后時宰相王及善因事忤旨給假月餘武后
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月不
見乎乃上疏求去武后淫雲之朝及善庸猥之
相猶以一月不見為曠然則時當聖明位列丞
弼乃至經年累歲不得一覲天顏求之於古蓋
所未聞不亦殆哉

周興來俊臣既誅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向者周
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
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
朕遂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
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
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
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

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
誅臣以百口為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
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
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
言深合朕心此與田千秋悟主之功同皆會其
氣竭理極之時故一言而喻也氣竭則已有悔
心理極則適反其數所謂為於可為之時也然
觀向時宰相順成其事之語則毒害之罪亦不
顯在人主蓋昏暴嗜殺之人固出天性然其中
必真有一段疑惡之心以為罪在不赦而後甘
心殺之未有明知其無罪而故以殺人為美者
使為人臣者因其明之所在而釋其心之所疑
使其洞然曉悟未必無所救正徒以身家之念
結於心禍福之形搖於外視主德世道以為無
可奈何以媮旦夕之安者此害主之罪人也豈
惟非事君之義亦非保身之道

高宗將立武氏為后訪之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問外人玄宗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問

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二人
事雖不同其謨一也武后將立武承嗣為太子
謂狄仁傑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
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
下家事及德宗欲易太子李泌固爭上曰此朕
家事何與於卿而固爭如此泌對曰天子以四
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
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得言臣罪大矣
德宗乃悟而止只此數語忠佞邪正了然可辨
而興邦喪邦之機亦在此矣林甫何足道可惜
英公元勳作如此語

廬陵反正狄公之功為最而吉頊亦有力焉頊
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與之親狎從容陳說
禍福使求自全二張恐懼流涕問計乃使勸立
廬陵以係天下之望二張以為然承間屢為武
后言之武后知其謀出於頊召使問狀復為太
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耳有梁公之正直不
阿明析其謀於外有二嬖之從容悲懇陰回其

志於內蓋相資而並用者也事無大小必有機括萬石之弩發於方寸之機六馬之駕轉於一車之轂世徒見其迅而不知其所由也必欲明爭顯諫以移其情之甚愛強持力挽以回其勢之已成事不可言矣

廬陵反正之舉事亦難處睿宗中宗皆武后子也中宗先立黜為廬陵睿宗後立降為皇嗣皆故君也以長以先當奉廬陵而睿宗見在儲宮於地為近作何從違世傳梁公召還廬陵本以

強李氏抑諸武爾吉頊二張勸立廬陵以自為功此或有之野史小說多不可信闕疑可也

宗楚客兄弟在位贓賄鉅萬第舍過度及被誅胤太平公主觀其第舍嘆曰見其居處吾輩已虛生耳太平之權其居處華侈不知何似而猶羨楚客之第不知宗氏之侈又作何狀宜其及也

武氏之亂唐也王侯卿相以下或俛首受爵希且暮之榮或吞聲就戮甘屠剗之慘二十年矣

其後以忠誠悟主反周為唐惟狄公一人而已
至於寵嬖之臣如李昭德吉頊乘間進言不為
無助而未敢正言以攻之也蘇安恒以一介布
衣上疏極諫其聲罪之辭如云陛下貪其實位
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
誥命以謁大帝墳陵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
漏盡云云又云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
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何以謝之
即賓王一檄無以過之而武后無以罪也殺戮

王公如屠犬羊而甘心於一夫之言受而不拒
何哉馳騁既倦志意已消天性漸萌悔心已動
將隕之葉聞飄風而零已墜之泣聽琴聲而落
爾然以元勳舊老布列盈庭不如一介布衣為
國舒憤唐之士類裂冠毀冕可矣

張昌宗初逼張說使證魏元忠謀反說不肯從
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反武后問其狀對曰
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
非反而何此一咲柄也伊周遇武后之朝尚遭

羅織誣以大逆况其他乎

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為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太后為之罷役二公之言其於挽回匡正甚為得法傳奕韓愈雖崇正論其於感寤人主不能及此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然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為僧尼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姚崇宋璟以相業齊名而其人品相去遠甚璟剛方正直百折不撓而崇以智數押闔尚世取舍非剛強人也廬陵反正崇既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遂為五王所逐已而韋后用事五王竄誅朝士波及多不獲免而崇獨不被其禍此其求逐之意也五王

雖誅二張武氏之族盤結如故重以中宗之昏
韋氏之絕蓋知五王之必敗矣不早自貳安得
為其所逐而免於株連哉陳平聞高祖之喪疾
馳入臨侍中不出其智與此相類而形迹相反
故若姚公者才思智畧亦戶牖之流亞歟

武后之逝也魏元忠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
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
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大臣當國家多難身
係安危如有意外之寵必不可受何者人主視

受之則無所倚重區區一日之寵何所損益於
身而坐失天下之望以至危國如此已而韋后
專政宣淫敗紀元忠與時俯仰不復強諫竟為
宗楚客所搆至於謫死則何益矣政使無所損
並且不可為柰何忘已徇時反以取禍不亦愚
而可憐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
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與我善者即

為善人與我惡者即為惡人爾此病狂之言也
然以此意推之世間好惡有不為三思者幾何
愛而不知其惡即謂之善人可也惡而不知其
善即謂之惡人可也愛之欲其生何但謂之善
人惡之欲其死何止謂之惡人好惡之於人有
豪傑之士所不能免者區區奸寵小人復何足
道彼但肯訟言爾

天下之事有形本相似而順逆成敗分於毫芒
者不可不察也武韋之亂法所必裁然中宗以
五王反正而天下以為功重俊以衛士叩閣而
天下以為罪順逆不同也武氏革命改物毒痛
四海義與廟絕五王之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
謂之功韋氏之罪雖不容誅然其時中宗在御
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攻父也可不謂之
罪乎李多祚武人也徒知前日之舉出於忠義
而不知後來之事陷於亂賊所謂以善為之而
不知其義者亦可惜矣故孔子稱其弟子但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豈以升堂之賢許之若此

良以疑似之間毫釐難辨順逆之迹間不容髮
君子處世認理要真一有錯誤便是人鬼關頭
可不畏哉

唐室之亂自春秋列國以來未有其比也武德
之末太宗殺建成於禁苑而高祖內禪神龍之
初中宗以五王反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韋
氏而殤帝遜位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
際皆以臣子稱兵迫脅君父至於喋血禁門飛
矢御幄此何時哉中宗之舉名義為正而亦未
得其力玄宗之舉功績為高而亦不免於篡至
若重俊以子而攻父韋后以妻而馮夫安樂以
女而謀位太平以妹而制兄茫茫宇宙化為夷
狄矣何三綱九疇之有

唐時公主驕奢以太平安樂為最安樂當韋氏
之世與上官賀婁諸姬依勢用事宰相以下多
出其門第舍之侈盛於宮掖太平當睿宗之朝
與上圖議大政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
就第浴之宰相奏事上輒問與太平議否此何

言文治金
等政體也太平之才遠過安樂且有誅韋氏之
功若安樂者直一淫縱女子爾武后二子如中
宗睿宗皆庸主也惟太平沉敏多權畧有阿母
風使為男兒必不肯如廬陵皇嗣俛首竄伏坐
視社稷之傾而武后不至革命矣柰何以傾城
之哲助妖牝之勢卒以謀逆身死天生一種妖
氛止足自殺其身而已

中宗韋后為樂之方自古未有如與韋后微行
觀燈則縱宮女數千出遊多不歸者如御梨園
毬場命大臣拋毬及分棚拔河宰相韋巨源唐
休璟年皆八十隨戲踏地久不能興如幸玄武
門令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
忿爭言辭褻慢帝妃主臨觀為樂如此不可枚
舉韋氏之淫縱毋論已不知爾時公卿大臣文
雅彬彬若為作此舉措而不汗顏庶恥盡矣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噬御史繩奸慝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睿

宗此語真萬世人主之法也為人主者能以此
為心則忠讜之士得以伸眉吐氣為國家搏擊
奸邪而媒孽之術無由入矣柰何助兔噬鷹自
狐羽翼邪

唐時宰相員數極冗進退極輕其體貌亦不甚
隆也自武后以降一日而罷三四相者一日而
誅四五相者有其員數多者十餘少者亦不下
六七久者三二年近者不及數月其輕如此宋
時亦然以平章為宰相樞密叅知以下皆為執

政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其間進退與唐
時不相遠但地望稍崇體貌為尊耳夫以論道
經邦之任其冗濫輕忽如此何以責輔導燮理
之功而為安危寄哉三代以下惟西漢及
朝為得體爾

陸象先清淨寡慾言論高簡唐之高士也崔湜
私侍太平公主太平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
升遂兩用之此所謂薰蕕同器也湜以妾及二
女私侍太子而以身先事上官後侍太平其淫

鄙無行人類所無而欲拔清流之士以掩其倖
進之迹為象先者不亦苦哉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傳命
而已至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至千餘人然衣
緋者尚少及玄宗誅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為將
軍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者遂至千
餘中葉以後人主在其掌握朝臣為其指使崇
以異王之爵付以六軍之柄迄於唐亡遂為厲
階其端由玄宗開之也玄宗徒以力士之功破

例行賞豈知其遺禍之至此哉固知婦寺之體
無非無儀與其使之有功不若使之無罪天下
之事難於作始一有變易遂為禍先予奪之權
其可易見哉

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慎伴食為譏初未詳
考懷慎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貲產所得俸賜
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
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庶恥
道喪有如此清苦宰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

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非如後世揆路權有
所歸衆皆械口也欲免伴食之譏亦復何難然
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慎為之陪貳
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為無益
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
則伴食為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
美則伴食為能柰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
下事付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
望者所能正恐不稱爾

開元中太廟七室已滿遷中宗於別廟而奉睿
宗升祔非禮也七世親盡則當從遠者先祧柰
何先近乎又以昭成皇后祔祀睿宗而祀肅明
皇后於別殿又非禮也肅明睿宗元妃當祔而
別昭成玄宗生母當別而祔是逆祀矣姚宋諸
公豈其不閑於禮而因仍陋習苟且遷就何以
示後也

姚宋之為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為中書舍人仲
舒特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

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
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為政
者工謀身之念而闕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
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必商
確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士阻而進就之
徒狎矣

宋璟在位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文
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
謹論宜宜倫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
試不可別奏此真宰相舉動也朝廷設科目選
舉以待天下之士猶有奔競嗜進之徒巧竄其
中不可禁遏若復別開倖門以長澆競則士之
冒沒廉恥以求仕進者將不可勝數矣武韋之
後士風已偷非璟持正其流鮮有知邪正之辨
者璟亦賢相矣哉

古者父在為母服朞武后改服三年開元中盧
履冰褚無量請復其舊諸人爭論連年不決行
之各從其意夫禮有壓降其義甚深然非人情

也怙恃之恩等於天地而人子之服乃有所隆
殺其間聖人制禮之初恐不如是殆習禮者過
爾天意有出於私而其法則公人有至邪而其
事合於正者君子有取焉

宋璟蘇頲為相獄多滯民間怨之優人作魃狀
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
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
不得不出玄宗以為然遂罷二相夫二公賢相
也一舉不當未必召災而以優伶之言遽至於

罷不亦惜乎近世政尚嚴切每省決獄動至數
十以盜捕獲者不在是數已而改以輕典至十
年不決獄水旱之災幾無曠土魃當為誰出邪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
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
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
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
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筭
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

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卒遇揣
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近世卜相之流假
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
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
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貞觀間張萬歲掌國馬蕃息至七十萬匹開元
間王毛仲掌馬蕃息至四十三萬即今隴右監
苑之地也後世牧政不修圉人虛設至歲市夷
馬苦於無用古今相越何甚遠哉

玄宗恐吏部選試不公乃分為十銓以禮部尚
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制將軍遽召入禁中決
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疏諫以為萬
乘之君下行銓選之事已而停止玄宗此舉可
謂不知體矣六曹之設如人五官視聽持行不
相為用耳而不聰當治其耳不當以目聽目而
不明當治其目不當以耳視况欲以元首之尊
代股肱之任哉

古時宦官有妻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呂氏

卒朝野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是也宦官有
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於太后是也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
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
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
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此數語者可為人臣
知止之規矣世有主上已厭而不肯求去者視
山梁之雉何如哉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
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
乃能如是史稱休為人峭直不干榮而嵩以為
易制必其內有執持外無圭角故也夫內介而
外和守方而履員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而璟
亦不知也及其當事乃嘆賞之使休不為相璟
以為何如人也嗟夫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士之自
見於世良亦難哉且夫權寵之臣有所引用無
不欲其同心然士人立身行己自有準繩豈以
一日之知而喪平生之守必不然矣休亦賢矣

劉秩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為國者操贏縮之柄以制利害之權使其上不至於不可賞下不至於不可刑故私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利不可開也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後以其位輕不能服衆始委禮部侍郎然其體甚輕去取之間請托公行曾無愧畏有以公主傳教而得狀首者有偽為吏人齎書自見者士之進身幾如吏卒何以責理化哉

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玄宗歸功宰輔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國公一鵲巢之應而疏三公之爵可謂誕矣以此為招鳳凰集獄院何碧梧之敢棲

李林甫附私武妃譖殺太子因勸立壽王上以肅宗年長猶豫未決寢食為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因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

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大計遂定林甫惠妃表裏相應已成奪長之謀非力士一言決策則開元之末禍起蕭牆不至天寶而亂矣若力士者豈非闡尹中之賢者乎肅宗既登宸極以李輔國之譖使之播遷而死可謂以怨報德者矣

李林甫牛仙客同為宰相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選事領隴右節度使仙客為兵部尚書總武選事領某節度使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將相之任於是極矣房杜姚宋以來有此勢位否大臣權位太隆即非治平之象歷歷可徵

漢至武帝唐至玄宗如四時之有夏如一日之有午極盛時也其時郡國殷富帑藏充實國用豐衍物力煩鉅而人主之侈心浩志因以成焉漢以虛耗唐以播遷而大運亦從此衰矣盛夏之後繼以收藏亭午之餘繼以簞易天時氣化盈虧相乘盖有莫之為而為者也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北庭河西

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嶺南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天寶元年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改桃林曰靈寶即今靈寶也明年清河人崔一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址云藏符於武城紫微山遣使求亦得之即今武城也於是上元玄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奉臯陶為德明皇帝以其為李姓所出也道家者流撰述無根之語以欺世主以玄宗之博洽胡不引史傳以考之夫上御大夫周官無此名也史記老子傳叙述參差不甚了了其在當時已無可證據如此何有於千年之後而復知先天太皇之官者邪老子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使老子屢見神異以示世

則其鬼神矣豈所謂萬物之始邪

周興來俊臣用事於武后吉溫羅希奭用事於
林甫縉紳大臣駢首就戮不啻草菅刑濫政失
未有甚焉者欲無亂亡其可得乎

李北海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
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爾夫有干將莫邪
之利而不虞缺折則步光承景之流也幾於上
智矣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
排陷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
所忌王鉷遂搆其罪至於誅死其文致之由則
以祈禳事也慎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
士史敬思設道場禳除旬日血止因以羨婢明
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樓下為柳
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實對而鉷因此搆之
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為技藝之流妄談禍福
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

李林甫權寵既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為懼一日

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
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
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
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
自古權奸受寵處盈履滿於倚伏之機未嘗不
畏但勢不可回爾然使平心順理奉公守法明
無人怨幽無神譴夫何滿盈之累

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
數人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
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詩所誇宰相鹵簿之
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
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
在開國時輕在末世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
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
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不甚
隆可考而見也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文臣為將怯

當矢石不若用寒酸胡人必能為朝廷盡死於
是祿山遂領節鉞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皆
在北邊而安史之亂成其故不過林甫固位之
謀爾一念患失傾人國家如此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

漢時以殷後為殷紹嘉公周後為周子南君唐
時以元魏之後為韓公宇文之後為介公隋之
後為鄴公謂之三恪後有言者謂唐宜承周漢
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
後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而廢三氏之爵漢唐
時猶有古風開元以來此禮不聞矣

天寶故事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也易之承恩
武后每休沐歸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
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蠟珠上樓遂生國忠史云
易之甥也當其用事時奏雪昌宗兄弟復其官
爵云云所傳不同揔之淫妖之氣鍾於一本壓
孤箕服匪由人興厥有自矣

唐睿宗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入道為女冠以

資武后冥福即金仙玉真二觀也唐詩二主山池奉和應制皆有遊仙之詞以此睿宗割愛女之恩以報其母則誠孝矣高宗在天之靈不當資福邪抑以武后之靈當受果報而為懺其罪也不孝不經莫甚於此

讀史漫錄卷之七終

讀史漫錄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唐玄宗至憲宗

祿山之入陝洛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淮之衝祿山盜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而求逞惟潼關一路耳而哥舒翰以二十萬之師

據其盤要，何止一泥丸之力乎！然一敗塗地，不可復守者，何也？揚國忠為之也。天下以祿山之反，由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祿山起兵，又以誅國忠為名。國忠大懼，翰以賊兵遠來，利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而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召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待，不可輕出。使玄宗能用三人之策，賊如在四面，網如釜中。魚爾乃國忠疑翰謀，已請令進師。趨戰至使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拊膺痛哭，引軍出關，而二萬之師遂為魚肉矣。以一邪臣之害，坐失萬乘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

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一婦之寵，至於亡國。清平調詞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識乎。天子一怒，千里流血；蛾眉一笑，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方玄宗西幸，皇孫妃主多不能

從杜詩哀王孫之謠蓋實錄也馬嵬之變視貴妃之死而不能救所謂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其子邪

肅宗恢復固李郭之功亦顏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於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於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畧境土裴回孤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於靈武李郭以河北之兵返旆於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已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其事肅宗於靈武調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君以道長善救夫有古大臣之風如肅宗恨李林甫欲敕諸將發塚焚骨泌曰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釋萬一感憤

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
肅宗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
使先生言之也他日又欲立張良姊為后泌曰
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至
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早晚旬月之間耳
此二事者真有大臣之義使聖賢處之不過如
此惜乎武德貞觀之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於
授受也

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
於元克袁覲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
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瑯琊王氏
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命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
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為
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詎恥與王氏
為伍嘗曰所貴於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
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
此觀之闕閱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宗不
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唐時諫官言事先白宰相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皆李林甫所立也肅宗即位盡革其弊且令宰相分日秉筆及承上旨決旬而更皆懲林甫國忠之專而然也唐時宰相之權本不甚重首揆之地亦不得專惟林甫顯橫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莫之敢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爾秉筆承旨旬日而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敝之善方也

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晉王衍為三公祖尚

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虛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進明之意則私矣然其比瑄於衍則不易之見國家艱難多事之秋須得持重深謀之人可以濟事若以喜事之心而附以好名之黨必無幸矣

唐自中葉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衙已而藩鎮扈跋恩命隆渥三公使相所在相望迄於五代遂為定制名器之濫

莫甚於此矣宋時以臺省侍從大臣罷政出為知州部寺庶官出為知縣猶有此風然其意則以重臣出牧革藩鎮之權迹雖相似而意不相蒙然亦非體也

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永王燧充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大使出鎮江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內禪之詔未發也諫議大夫高適嘗諫其不可而

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為天下已失其半衆建強藩以固根本即有得失不為他人所有耳然以生長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遂為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策哉大抵永王之在江南猶肅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宮大分已定永王既聞新詔解兵還朝可也而觀兵擅出敕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

言史記金
如李泌之在靈武乘時遭會建立功業而不知
岸移舟轉事機已不同矣順逆興亡較如日月
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於此
不能不為白惜也嗟夫據已成之勢探未成之
迹故竊鉤者誅耳有如玄宗在蜀兵力強盛屬
有讒人交構其間安知靈武之不為江陵有如
永王據有金陵興復江左西向請命奄有大號
安知江陵之不為靈武則白與泌之順逆吾不
知其異也事顧成敗何如耳

李泌之於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方祿山據
洛陽泌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
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
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
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
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
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
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

言史漢金一 卷之八
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來春命建
寧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
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肅宗能
用此策則祿山思明一舉可殲也而為張良姊
李輔國所間謀不得用卒致兩京再失亂略未
遏可勝恨哉如泌所畫千載之後虜在目中而
促膝之談不悟庸主天下事何其難論也

肅宗既復長安即日遣使入蜀表請上皇東歸
仍乞退位東宮以修子職表發而李泌入見曰
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
柰何泌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
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
孝養肅宗大悟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及初使還
上皇語曰予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
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避位表旁
皇不食即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
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天
下事理本不難料有見識人極看得到

肅宗既復兩京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
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
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然後收繫大理以
李峴呂諲議其罪狀諲器以為諸臣背國從偽
準律應死而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一槩以重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
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
之心也乃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
獨邠陳希烈等七人皆賜自盡此於法亦是矣
然當時人情皆以諲器為刻滛而峴以平恕獨
得美譽此可以觀士風矣天下之事有當平恕
者有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
輕此當平恕者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
恕者如公卿大臣受恩深厚一旦因宗社不守
改節從賊受其偽爵甚者為賊所驅反戈內向
此不特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
接迹於世矣唐人倫理不明綱常素紊大節所
在視如汎常何怪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或曰

說史漫錄 卷之八
光武不燒通賊文書以安反側乎曰不然擾攘
之秋招携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之際正名定
法人臣之禮也不然見無禮於君父若將容焉
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故予以器與諍所見為是
峴之調停非也或曰群臣陷賊者聞廣平之赦
則恨其失身聞希烈之誅則悔其歸順峴之見
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論利害
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
綱常不正倫理不明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况可以為治乎其解在衛侯之贖胥靡以左
氏也

唐之觀察使即今按察使之名而巡按御史之
實也然其變置亦屢矣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
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
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
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
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兼黜陟
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蓋皆以朝官

言史公金 卷之八
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其後藩鎮日
盛而觀察之權遂輕矣

自漢以來與外夷和親皆取宗室家人子號為
公主以妻夷酋至唐肅宗時以回紇可汗有克
復兩京之功遂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而遣親
王宰相送焉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
天子為之流涕而還不幾所謂涕出而女者哉
堂堂天朝以女妻犬羊首足倒置未有甚於此
者一時詞臣應制奉和聲之歌詩至謂那堪將

鳳女還以嫁烏孫之句千載讀之猶為憤悒其
時公卿王將何獨無心不意太宗高宗混一方
外不一再傳而國勢之弱至於如此誰則使

李揆乾元中賢相也如論止皇后聖號及調停
儲宮大有關係唐家宰執如此者正不多得乃
呼李輔國為五父何也立身一敗百美莫贖可
不畏哉

玄宗逼遷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
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逢州長史當

言史法金 卷之八
時宰相元勳坐視上皇之遷魯無一語而魯公
在九卿之列乃率百寮上表秉均之人不可以
愧乎乃坐視魯公之貶無一言以救此何也
鄴城之圍光弼欲近擊思明於魏而朝恩不從
故敗邙山之戰光弼欲陳兵於險而朝恩不從
故敗以一闔豎之操縱而再喪十萬之師國之
不亡者幸也然不以覆師之罪罪朝恩而再罷
李郭之將何以說焉

輔國為兵部尚書宰相朝臣送上馬監供饌太

常設樂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患之密謂近
臣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薦不得不與使
密止之夫以天子之勢而制於家奴之手勾陳
左右隱如敵國門生天子之禍蓋權與於此矣

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晚節乃更有隙張后
欲誅輔國反為所殺代宗以為有功尊為尚父
封以郡王輔國日益縱橫上不能堪乃使盜入
其第斷其首而去此何刑也張后得罪上皇法
所當誅然非輔國之所得弑也輔國賊殺母后

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得殺也殺其母而樹
功於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手於盜無紀法
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代宗借回紇之兵入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
以元帥徃見可汗責其拜舞叅佐力爭遂引魏
琚韋少華等各鞭一百而死此等景象尚可借
其兵入討乎杜詩有云莫令鞭血地重濕侍臣
衣即此事也琚等皆侍從大臣出充親王叅佐
為夷酋鞭死自古以來無此異事而唐之將相
恬不知怪是何心哉

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
其實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
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爾未
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平行無
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至折辱親王奴
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之於夷矣亦何益
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瑕利則徼厚名
為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愚為其所笑後世有

借夷裔之兵以靖邊圉者不可以戒乎

唐初開拓邊境地連西域開元以來置朔方隴
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為戍開屯田設塩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
及安史之亂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援所留兵弱
胡虜吞食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於是
河西隴右之地盡為吐蕃所有自臨鳳以西皆
為左衽而關中之勢孤矣其始也搜心腹以奉
貶膚而域內為之空其既也剥皮膚以救臟腑
而外方為之敝故善為國者務實其內不務廣
其外可也

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北自為
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於是
薛嵩據相衛邢磁洺貝六州為相衛節度使田
承嗣據魏博德滄瀛五州為魏博節度使李懷
仙據范陽盧龍諸州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據
恒趙深定易五州為易定節度使李正己逐侯
希逸據淄青齊沂密海六州為平盧節度使皆

讀史法錄 卷之八
收安史餘黨各擁強卒數萬治兵完城置署夷
將不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而朝廷不能
制也方代宗時郭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
藩鎮仍自河中為始使朝廷能用其言喪亂自
此止矣而猶豫遲迴莫為決策坐失兩河之地
當時宰相元載杜鴻漸諸人也

唐之失國皆輕舉之過也祿山未過潼關而玄
宗即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宗即出幸陝
豳與一動都邑蕩搖賊眾鼓行而入如過枕席

矣如宋時契丹之寇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言出
幸吳蜀則南渡之勢不至靖康而成袞關中之
四塞非弱於汴京之四達二夷之兵力非盛於
契丹之掃境而安危之機制於頃刻是以觀寇
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玄禮魚朝
恩程元振掌兵於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鈞於朝
著雖有郭李之將能効焦頭爛額之功而不能
伸曲突徙薪之慮即寇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
而已嗟乎後之籌國者遇有非常之變其當以

安石準為法可也

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陞高座講鼎覆鉢以譏
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
咲者不可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其驗矣
荆卿所謂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
險機械甚深其狀徃徃如此非立情之正也

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
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
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
歸佛寺中外臣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
於憲宗其風益盛此佛骨一表所為砥柱狂瀾
也其尤可咲者代宗飯僧禁中有寇至則講仁
王經以襖之寇去則厚加賞賜此謂折衝經頌
之間運籌幢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咲邪風愆
之訓載在經典固有已知此矣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然其行藏始末有不可解
者方其贊畫靈武以白衣入侍坐致匡復之功
事定功成飄然遠引不俟終日固已翔千仞而

凌倒景矣及代宗在御召入禁中為之娶妻賜
第擬於俗人一掛世網俛首受爵今日隨陳少
遊為之長史明日隨路嗣恭為之別駕及元載
既誅召還京師又以常袞言出為刺史刺州典
郡隨牒東西坎軻間關無地自容一何鄙也當代
宗欲使為相泌自言絕粒已二十年矣誠如其
言則泌於婚宦交遊皆已視之慮表自如不繫
之舟而以人主一日之寵遂盡棄其苦修豈人
情執意者泌不能忘世而又不能忘名不能忘

世而不欲涉其涯不能忘名而不能為之尾故
身為世名所縶而迹為天下所窺也其不得與
子房並稱有以夫

唐時宦官之權人主不能制人臣得而除也何
也陳玄禮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皆典領禁兵
屯宿外苑而不甚供奉左右故其進見有時故
當其握兵據寵人主雖甚厭惡亦不敢訟言置
法以挑禍變然而不在左右故外廷之臣得以
乘間入奏設法驅除以彼無憑社之勢而此無

言史漫錄 卷之八
忌噐之虞也。元載之誅魚朝恩，惟結其左右親將，離其羽翼，然後與代宗密計於寒食內宴，禽而殺之，使其常在左右，布列腹心，君臣之間，一有言動，無不與聞，則宰相之謀，何由而奏，即有秘議先發而洩矣。彼時宦寺之權雖盛，其防尚踈，未至如後世之密也。

代宗知李泌之賢，以其不容於元載而匿之於外鎮，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而後誅，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載，自决夢卜何人之能，間兩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湏，其優柔不斷如此，尚安能保泰持傾以固不拔之業哉。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委曲從之，此無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渾瑊鎮河中時，奏事不下，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

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實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
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
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於朝廷體不同
也

魏博拒命李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
其衆承嗣奉表請束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
國共圖有終則河西之勢未至跋扈也而為一
中使所壞可不恨哉朝廷嘉寶臣之功遣中使
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緡承倩詬詈擲

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王武俊因說寶臣使釋
寇以為已資田承嗣因其間隙使客行說使鄆
垣相攻釋魏博之憾而寶臣遂玩寇不討與承
嗣合矣垂成之功廢於一旦入穀之虜出而復
張是拯人者何物哉

楊瑄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
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有當省者有
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
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

其常俸而使之乞貸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為中人而設已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汙不可保也是啟其賂賄之端也故原思為宰而不可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已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常袞獨為宰相郭子儀朱泚雖列相銜不聞朝政及袞奏貶崔祐甫疏列二人名代為署奏想皆舊例也及二人表救祐甫德宗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為欺罔大駭遂罷逐之此等體例近世尤多有之長官署奏僚佐不見而列名者有之府部會議別司不見而列名者有之及有譙責讓譴以次連及而屬草定議未嘗與交一言固相沿之例其實非法設有人主駭問如德宗事何以措對當事者皆須照管不可以粗心浮氣隨積習之弊謂為當然而已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

第五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盈縮而宦官蚕食其中盤結根蒂牢不可動皆琦一言之所致也及德宗即位乃從宰相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天下翕然稱之初政之美可謂英詎矣已而瓊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慘幾於喪國又何其不承權輿也夫公利之主以內帑為外藏而普之於民好貨之君以外藏為私帑皆歸之於盜相去遠矣何德宗以一人兼之而自相矛盾邪

天下事有勢成而不可返者即約之以法亦無益也唐時初置戶部領天下錢穀及設度支轉運諸使而金倉二部幾為冗員楊炎正之是也然其時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天下錢穀無所總領而二使復為炎之變非不善也然不可反者勢也故作事議法在慎始爾祖宗立法皆有深慮自有大壞極敝不可私更非謂變之難也

謂復之難也

夷狄慕効中國即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
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
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
而虜俗亦衰寢弱之勢成矣故中行說在匈奴
得漢錦繒皆馳之荆棘以示不用彼於其虜謀
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甘飲食與中國無異
即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哓哓然以啗虜為失計
豈不迂哉

安祿山之亂明皇出奔諸王妃妾多不及從德
宗母沈氏為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
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即
位遣使分道訪求竟不能得乃刻日發喪追上
尊號其實沈后存亡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
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而不得明其迹從古
人以來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則何為而不得
曰不敢出也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

近日塞上修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為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為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郭汾陽年八十五而終當肅宗即位提兵討賊已近六十矣自是恢復兩京歷事三主天下以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一老兵爾人不可以無年如汾陽之晚成亦僅

見者矣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幾十餘年李元忠郭昕閉境固守賊不能下至德宗即位乃遣使奉表間道歷諸胡回紇達於長安朝廷嘉之皆賜爵為王昕者子儀之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著可謂難矣

建中兩河用兵度支不繼乃括天下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及括僦櫃質錢總其所浚統二百萬緡而長安已空靖康人攻汴盡括

京師金帛以奉虜營下至倡優簪珥無不搜括
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都城已空此
何策也以長安汴京之盛物力豐鉅風俗侈華
而所得止於如此况後之都城不及唐宋萬萬
者乎大抵都輦之下必資富商大賈以為膏腴
平時文物華靡可飾太平萬一國勢至此即出
孤注下筴猶可救湏臾之急乃爭以法家文吏
之見動有刻削使之不得安業甚者為近倖邏
卒所調持其陰罪一舉而籍之一有緩急將何
所持乎夫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饑人相啗
緩湏臾之死等爾并此無之則坐而待斃也
兩河蕃鎮六國之形也而淮蔡為之要害蓋其
地在天下之樞西跨鄧宛南連江黃梁楚之郊
盡為寇壘於是東南轉輸由汴河而上者阻於
北道由漢沔而上者阻於南方而關中之吭喉
塞矣故淮蔡之間腹心咽喉之地也夫以河址
為燕趙魏博為魏淄青為齊淮蔡為韓與楚則
唐安得越賊境而有江南哉是其勢與全秦等

而不能制山東之死命秦以關內為域無所仰
給於外而唐都關中以江淮為外府失之則無
以為用也

唐時諸道兵調發出境仰給度支本道糧仍給
其家即今之行糧也建中北討魏博四道之兵
環魏而軍南討淮寧十二道之兵環蔡而軍皆
仰給於度支月費錢百三十萬緡於是常賦不
供而倍克之政成矣夫合天下之兵以守二城
出縣官之財以食諸道自漢晉以來未聞如是
之調度也是坐而自索爾

唐之中興也文臣為天下所嚮慕者惟顏魯公
一人武臣為天下所倚重者惟郭汾陽一人然
皆不能用也汾陽既復兩京出入將相急則付
以兵柄緩則置之閑散猶且為朝恩元振所持
幾於不免故位秩雖隆而未為用也魯公歷事
三朝優遊列卿未登樞要猶且為元載盧杞所
陷一免而再不用以死於賊此不但不能用亦
不能容矣假使肅代以後內則以國家大事付

之魯公則姚宋之業不足再成外則以兵戎之
寄付之汾陽則英衛之勲不足再見何至一幸
陝東再幸奉天土宇內裂疆圉外感以至於不
國乎夫賢才之生使其終於下位不見知於世
主則亦已矣業已貴為王公爵列卿相而有謀
不用有才不施可以繫四海之望而不見倚於
朝廷可以服四海之心而不見容於時宰天生
豪傑亦復何心而使至此也

河北拒命淮蔡阻兵唐之國勢有亡之形矣

林以一介之士緩頰疆藩招來趙魏離散燕齊
其揣摩押闔之機不及戰國策士而一念為國
之忠則遠出其上矣方燕趙連兵而武俊朱滔
內已有隙林奉抱真命入武俊之壘說之歸化
以片語單辭折服其心及朱泚僭號林復往說
武俊遂攘袂興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
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馬燧結為兄弟西引
澤潞南連魏博而滔為几上肉矣故奉天之役
唐幸而不亡者以河北之不從賊也河北之逐

正以賈林之說也以儀秦之術而成魯連之功
林亦義士也哉

唐至中葉禁旅單弱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
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
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及涇卒之亂以五千人
入都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而車駕遂出奔
矣以九重之居一卒不守五千亂卒入掠宮苑
如涉葦蒼至使萬乘蒙塵宗社失守何為至此
極也承平日久上一玩愒公卿大臣相與袖手

澗視一三夕之安坐視中涓蠹國殃民而莫之
誰何倏有不測遂至狼狽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嗟夫此豈惟古有之哉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
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而
去德宗撫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塋之朱泚見
其首而哭結蒲為身而塋之忠義之士即寇敵
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
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

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千天誅即父母亦
惡焉西人之事出於一時可為萬世勸戒矣
陸贄奏解蕭復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
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
是使情偽相混忠邪靡分極中德宗之病蓋人
主多疑而能考證好察而肯斷決縱有所枉必
有所伸惟是蓄疑而不明好察而不辨則下情
不得盡而衆志益不能一非御下之方也

李晟以神策之兵與李懷光連兵討賊懷光已
與朱泚通謀欲緩戰期乃奏言諸軍糧賜薄神
策獨厚欲以激怒諸軍德宗以財用方窘力不
能給又恐逆懷光意諸軍缺望乃遣陸贄宣諭
懷光欲晟自乞減使失衆志乃曰將士戰聞同
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不言而顧晟晟曰
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撫而已至
於增減衣糧公當裁之懷光默然而止蓋使減削
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使減
削之議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

矣片語轉移而勝敗之形決於俄頃事幾之所
係大哉

朔方將士自天寶以來皆為郭子儀輩所統號
為忠義及李懷光謀反三令其衆不應竊相語
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
死不能從也及李景畧力諫懷光至於頓首流
涕懷光不語遣景畧去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
意此軍陷于不義此毋論順逆之勢第將士不
忍倍唐以力強而使之叛則必敗之形已見矣
一矢未發狼狽而走豈非天奪其魄然我方懷
光及時其將佐張文裕諫曰功高太山一旦棄
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嗟呼此數語者亂臣賊
子可以悟矣

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第無論帷幄之
中密移默道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
聲色而制虜目中者方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
進其情已見矣使晟不與分軍則為懷光所制
身之不保功於何成於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

言史記金 卷之八
而贊詣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指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由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為矣此其功為何如

盧杞之奸邪更僕未易數第舉一二事德宗幸奉天或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杞切齒言泚忠貞群臣莫及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崔寧以威名宰相追及奉天德宗撫勞有加杞恐其得政令王翊陷之誣其與泚約為內應而殺之何杞之好泚而惡寧也至於懷光入援咫尺行在不得一見天子快快失圖則誰為厲階乃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何如而後覺耶

帝王之業難成而難敗以其布置遠而規恢大也安史之亂顏真卿賀蘭進明阻之於河北而斷其歸路張巡許遠扼之於淮北而杜其旁趨然後李郭之兵出入河華犄角而拒之彼安氏者株守洛陽如檻猿籠鳥安所往哉奉天之難以討賊克復於外則有李晟渾瑊以運籌贊畫

於內則有陸贄以連結趙魏而繫朱滔於河址
則有李抱真以輓粟帛而通運道於江南則有
韓滉彼朱泚者坐守孤城懷光徘徊河中無出
決戰而二虜已在釜中矣故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萬間之厦非一木之支彼斬將搴旗摧鋒
陷陣以角一日之勝見匹夫之勇者惡能與論
得失哉

僕固懷恩之反駱奉先之疑激之也李懷光之
復叛孔巢父之迂激之也奉先官寺之流本無
足責巢父有賢者之名不達事變誤國殺身可
為迂措大戒矣雖然懷恩非奉先亦反懷光非
巢父亦反反遲不如反速何也二人者有功於
國召之使來必且固要爵賞雖傾帑藏不足以
資用而為小人所構必且復反正使克平勞費
百倍故激之使反蹴之速斃未必非策也然此
兩人者非能知此直是庸妄不達事機耳

李晟之誅田希鑿李泌之逐達奚抱暉皆以片
語諭之制其生死此非人所及也朱泚既死希

鑒猶據涇原晟以巡邊為名直至涇州與之飲
宴即席引為亂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
尚在坐晟乃顧曰田郎亦不為過以親知當令
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之一軍股栗無敢
動者抱暉殺其主將據陝求節乃以泌為運使
單騎入城召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自今
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旬汝
餘生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勿入關自擇安處
抱暉遂亡命而去二公以片語之威勘定大難

易於反掌此何等威畧也晟又為大將其兵威
權力希鑒所知無所逃死宜也泌以一使之任
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比小兒不亦難哉今
人動談古今視天下事若易然猝有一卒操戈
狼狽而竟不能自存於此何如

李晟典方鎮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予竊慕之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
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
失不言何以為臣此大臣之言也人臣位至卿

相若視國家得失漠不相關真不忠之大者豈
若一官一職各修其所守即是塞責者比耶
李晟張延賞之際起於一妓晟嘗戍蜀以營妓
高洪自適延賞帥蜀追而奪之由是有隙朱泚
既平欲用延賞為相晟表陳其過惡其事遂寢
是後二君皆有失焉晟以禁旅救蜀張為地主
乃以一女子故失使將之歡萬一禁旅有變釁
起於誰此延賞之失也晟居成功之際地在高
危乃以一女子故修怨於張要挾君上寢其宣
麻之命亦無禮矣此晟之失也至於睚眦着胸
牢不可解則延賞之機深而晟之中淺矣

唐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以國事讓其弟曜
身留宿衛且三十年有子曰銳生長長安王曜
上書以國讓銳天子遣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
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乃
止弗遣夷狄之君而有夷齊之讓亦一奇也
夷虜之猾黠自古然矣德宗時吐蕃相尚贊結
入寇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

當以計去之故其入鳳翔之境秋毫無犯以兵抵城下曰李令公使我来何不犒師於是晟遂為張延賞所捕又卑辭厚禮與馬燧請和以全軍得歸歸德於燧於是燧為德宗所疑蓋欲間晟與燧而執城爾及會盟之所既敗城使免而晟燧二人皆為所間而罷狡夷之謀如此其誦唐亦愚矣

李晟為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荐延賞為相且為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斛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此數語切中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即有不平一語而斛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此吐蕃之請和也李晟韓滉以為可擊而馬燧張延賞以為當和蓋張馬皆與李有隙欲反其言

也德宗以猜忌之性入離間之言始也罷晟而信延賞繼也智柳渾而疑遂反覆墮敵術中而不覺矣彼延賞者徒以睚眦之隙施媚嫉之術使諸將解體勅敵得志幸而天心厭亂爾不者誤國之罪豈在盧杞下哉

李懷光之功為盧杞所抑而反李晟之忠為張延賞所中而罷此二人者忠悖不同也其於安危之計間不容髮則有幸不幸爾李泌一言而韓滉得安江淮百萬之粟致於闕下十五州之地安于覆孟君子小人之效亦較然矣而世主不悟謂之何哉

清水之盟李晟柳渾所料同也未盟之先疑晟而不疑渾既敗之後智渾而不智晟所謂賢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也忠臣之事君君滋不易哉

德宗欲分宰相之任以軍旅糧儲吏禮刑法各屬一人李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

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鄴侯此言與陳平錢穀刑獄之對相為互發可謂識相體矣近代以首相掌銓曹次相掌憲臺所謂侵有司之事非政體也吏過兵過者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六押者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押六司故云彼時給事舍人之職其重如此

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即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

西郊回紇跨有漠北馮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與中國同風即朝廷賜書宣諭皆修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群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闡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為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為寇敵中間往還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為

言文海錄 卷之八
一家道路既閑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調之奸得遊我闈矣然則闈出闈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慎也

貞元三年有妖僧李軟奴結禁衛作亂上命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吾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十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請付廷推以安人情朝廷之臣無連坐者泌之舉有益於朝政大矣然古今事機概可想見國家

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讒譖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驚懼哉

德宗好財又當空乏之會每於諸道節度有所宣索一日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請不受

貢獻及罷宣索臣請歲供宮中百萬緡已而淮
運錢帛二十萬至都泌悉輸之內帑司馬公以
為泌欲餌德宗之慾而豐其私財是啟其門而
禁其出也此雖正論其見迂矣天下之事決塞
有機小有所啟則大有所閉否則一決而潰所
傷多矣當時兩河藩鎮陽奉正朔淮蔡之間明
阻王化豈可以求車之令與問鼎之心故貢獻
宣索之罷否乃治亂安危之機不但崇侈殖財
為君德之累而已故泌之豐其私財正所以塞
之也何司馬公之見不及此耶

貞元四年咸陽有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
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已而吐蕃入寇為邊
將所敗上欲立廟祀起贈以司徒李泌曰臣聞
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
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
重請贈兵部尚書上咲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
泌之諫是也惜其辭有未盡者起以坑殺降卒
毒流萬世據佛經所載數世之後尚在地獄詞

雖近誣理則有之死而無知咸陽所見妄也死而有知起之累劫孽報無可疑者安能為異代之主扞禦邊陲乎且列國之將不可贈以三公尚書天子之卿獨可贈邪總之古今官名原不相蒙起但知大良造為高位武安君為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為尚書何官為司徒而以是贈之不但誣神亦誣起矣此等舉措皆如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敝也

李泌以徐州當江淮漕輓之衝地隣李納為所竊據乃以張建封鎮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其下無不畏悅故能保障江淮以通漕運亦一時賢豪也

董晉為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如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揆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為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為相者有所不得於上惟恐

人知有所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
恐歸之於已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
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
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
克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温樹之對慎重不泄
有之此道則未知也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
之功卓然第一即相德宗時數事皆闕天下大
故而以片言決策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
見試舉一二如安西北庭控制西域諸國又分
吐蕃之勢使不得東至要害矣吐蕃既平朱泚
即請此地德宗即欲與之賴泌力諫而止又如
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西河
淮蔡皆為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供京師為
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泌乃力陳
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臨水濱發米
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
如李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

讀史漫錄 卷之八
城以應之淮江運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
泌以單騎入陝叱抱暉而遣之如驅雞耳而河
中失援運道得通不待臯懷光之首而都城已
在枕席矣又如馬燧李晟既成大功為德宗所
忌張延賞搆之於中吐蕃聞之於外二臣一不
自保則內而藩鎮納款者將人人自疑而吐蕃
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終也
泌乃片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
而國勢因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天寶以來西
域使以河隴既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
弊此大蠹也泌庶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
策諸軍使為將卒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又如
德宗止有一子乃以郅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
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勳舊之臣無一敢言及者
非泌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於流涕闌干洞知
寃狀則瑛瑤之禍復見於貞元矣又如德宗以
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泌欲借回紇之力以圖
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泌以辱少華之罪歸之

言文苑金 卷之八
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辱歸之少華於是上心
洞然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國化為臣妾寇敵
之域變為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帝謀臣察
相論議於中猛將宣勞於外豈不有所劾而動
中肯綮力轉樞鈴明白正大為不可易之論宣
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史舊傳毀之太過以
為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談神仙詭秘為
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畧才識高出一世而
以機警辨博頡頏世資則誠有之受知三朝職
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尤取謗固其
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唐時親王出長州郡入為列曹不知與部使長
官禮體何似又其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
布在列卿外則開府節鎮宋時宰執賜罷出為
知州通判不知爾時禮體何似漢時宰相罷為
九卿然不出為郡也總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
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於諸吏之間以宰相
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校之列此非所

言身法錄 卷之八
以尊尊貴貴矣其於國體不亦損乎 本朝宗
王之體下天子一等三公以下皆拜伏如禮然
不聞政事也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
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
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人之遭際有大奇者陸贄之在奉天李泌之在
靈武造膝闕說借箸畫策人主傾聽將相奉命
以齊之仲父蜀之武侯無以過也然泌歷肅代
二朝及三十年至德宗始相贄歷建元十餘年
始相何其遇主之早而得政之暮邪豈急則須
之緩則棄之邪抑揆路之登各有時也然泌之
為相功不加於白衣贄之為相遇反衰於內相
二公之得志正不在相與不相爾

陸贄奏疏論用人一節有云則天舉用之法傷
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窺太精而失士夫傷易
何以得人太精何以失士此不可不思也則天
法罔煩密上下重跡惟至進退人才反覺踈濶
一言合意立躋崇顯片辭迂旨即被種夷誅賞

之宜則過當矣而操縱由已詳畧有法其發也
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贊所謂得人以此
也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
勝耳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唐時宰相權不甚專惟李林甫楊國忠獨攬大
政同列不得與聞其他首揆與諸相固等夷也
而大政大議相仗不發以至悞事者間亦有之
貞元中賈耽趙憬陸贄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
讓不言乃奏依至德故事宰相迭更秉筆旬日
而易此與李泌所論分任六曹事正相發宰相
之職無事不當問安可分曹無日不在官安可
分日皆非也

盧杞秉政薦關播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
衽無所可否一日上前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
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謂曰以足下端
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柰何發口欲言耶張
延賞與柳渾並相數有異同使所親謂渾曰相
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即重位可久渾曰為我

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未幾罷相可見
權相當事不欲同列可否自古已然彼時宰相
地望相等權勢亦均故播之靡委為人所笑而
渾之倔強不能自屈有如後世之相歸重元揆
同列諸公以拱默為體相習成風未見渾之不
為播也

德宗猜忌之主也即位之初崔祐甫為相務崇
寬大政聲藹然有貞觀之風及盧杞得政始以
疑似之迹離間群臣勸上以嚴刑御下而亂始
成矣人主誠有猜疑之性為大臣者能以寬和
矯之寧使主上之志有所不遂而病吾為運必
不可開嚴刻之端以快上心而貽國之禍顧其
轉移之機則有未易言者矣非第束縛馳驟之
謂也

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為行軍司馬晉為人仁柔
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
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為長官鎮
重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

欲求成然亦厭怠不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
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
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為軍士所殺鬻而食
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小人之言有切中事理者君子不能廢也順宗
在東宮與講讀諸臣論及宮市欲為上極言之
衆皆稱善王叔文獨曰太子職當嘗膳問安不
宜言外事陛下在位又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
自解太子大驚泣而謝之叔文佞人也其言則

正論也以德宗猜忌之性太子危疑之迹而
及大政以逆上心嘻其危矣叔文之言乃事理
所必至何衆人之不喻哉小人有識見處與君
子不相遠惟其心出於私而機發於邪以文奸
之詞為市寵之具故其與君子背馳矣

德宗之崩定策禁中請立太子者學士衛次公
也順宗之疾定策上前請立太子者學士鄭絪
也夫絪與次公在唐公卿中不甚著聞而兩朝
大命皆出其口可謂有社稷功矣顧命建儲何

等大事但以內人中官與一二學士決策內殿而將相大臣拱手受成不得與聞國步亦甚險矣蓋自中葉以後學士當制日直禁中職親地密而兩省宰臣不與帷幄之畫故反踈耳劉克明矯立絳王則使學士路隋草制王守澄迎立文宗則與學士韋處厚共議自此以後皆然唐之學士即漢之錄尚書事而名位稍輕爾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沮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即勸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賣拂衣起出此時執誼附麗王伾王叔文謀專大政視黃裳一老卿耳及二王既逐奄奄惶沮而黃裳拜相借其氣勢猶得後貶回視當時意氣何如小人成敗在須臾而揚揚自得以為無患者大抵然也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領心附之既得相位欲掩其迹時時與為異同輒使人謝白非敢頌

約乃欲曲成兄耳夫不恥結納小人以求進用
而又中道異同以自深雪此小人之罪人也嗟
夫世之為此態者不少矣觀其厚顏可為齒
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
室山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
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位不必辭疾
以為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
言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太
事遣使臨問國家利利害上書陳言則情
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李吉甫拜相感激流涕欲求進賢報國令舍人
裴垪疏所知賢才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
盡當時翕然稱為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
牛僧儒李宗閔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
直請令垪等覆策又以無所異同俱遭擯逐此
一時何其剛愎且均一裴垪也方用其所疏以
褒進才賢而不能從其所策以優容忠謹旬月
之間意向頓殊權勢之溺人如此哉

元史卷之八
元和國計薄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西北邊地兩河藩鎮共十五道並不申戶口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凡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疆宇可謂蹙矣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河藩鎮則今北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為化外朝廷以關中為室隔數千里賊境而取給於江南當時跋扈之臣有捧一杯土塞河淮之路則關中立稿矣百年而後亡者幸也

元和三年以上號覃恩中官奏遣使齎敕分詣各道裴垪李絳以為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例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柰何不改夫敕使煩擾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然皆不足深論獨憲宗論舊例二語可破萬世拘挛之見官府每舉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之所無雖知其

甚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機之所以
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下之
受其弊者多矣

白居易賢相也而不見大用以詞翰著名為可
惜也其為學士阻王鏐使相之命救僧孺直言
之逐論吐突承璀都統之權請罷可止之兵表
表正言天下大計一時侍從大臣無出其右第
以一事言之如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
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

斯美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此舉有
關國體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跋扈之臣不能
恪修侯度以奉國法動撫朝廷過失以相嘗試
若從其請彼將益輕縣官無所顧忌矣此雖小
節有折衝尊俎之功不可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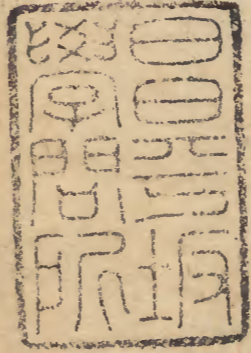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而諭令毋白宰
相憲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而諭令毋申
御史是皆卿相近臣而與藩鎮為密也彼藩鎮
諸臣半屬寇壘貢獻之受否乃朝廷輕重所關

言身法金一
所以嘗試之也乃背腹心之秘謀親偵探之詭
計所謂利令智昏者邪

建中之亂有賈林者遊說兩河之間使其不應
朱泚及元和討河址有譚忠者遊說燕魏之間
以離承宗之黨此兩人皆說士而忠於為國非
儀秦可比譚忠者燕人為劉濟使魏聞田季安
欲出兵以抗王師已入折其謀而說季安曰王
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遺
趙書求其一城奏報天子以為符信季安以為

然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
趙矣使魏不助趙者忠也既歸幽州又以計激
劉濟使討承宗曰燕趙為怨天下莫不知今天
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此正使
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也濟乃自將七
萬人出擊承宗而河址諸道之師皆會於易定
矣是使燕擊趙者忠也跡其指畫擘陳有戰國
策士之法而一出於正為過之爾天之生材何
代無之

讀史漫錄卷之八終



文化康平

